

3卷本儿童小说 SHUANG TONG WANG YUAN JING

望远镜双筒望远镜 能望多远 1

孟宪明◎著



深圳出版发行
海天出版社

望远镜 双筒望远镜 能望多远 1

孟宪明◎著



深圳出版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望远镜能望多远 / 孟宪明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0. 8

(双筒望远镜)

ISBN 978-7-80747-985-7

I. ①望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 183887号

望 远 镜 能 望 多 远

WANG YUAN JING NENG WANG DUO YUAN

出品人 陈锦涛
出版策划 毛世屏
选题策划 马五胜
策划编辑 赵同敏
责任编辑 蒋鸿雁
责任校对 晓 倩
责任技编 钟愉琼
插图 全全概念
装帧设计 花季雨季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花季雨季杂志社有限公司 Tel:0755-83526403
印 刷 郑州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500mm×1280mm 1/32
印 张 4.25
字 数 50千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
定 价 16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多卷本儿童小说

内容简介

《双筒望远镜》是一部多卷本儿童长篇小说。写一对城市双胞胎男孩儿鲁科、鲁赛在小学中、高年级的不凡经历和永不疲倦的好奇心，洋溢着鲜明的现代意识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鲁科、鲁赛聪慧多思，顽皮好动，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四年级时，正读博士的爸爸送给他们一架能锁定目标的望远镜，更激发了他们探询的热情。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又不断地用所学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去解决，于是，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美妙故事就次第上演。全书成功塑造了鲁科、鲁赛这两个新时期少年长于思考、敏于探索的崭新形象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精美画廊，也描绘了丁咚、牛正威、刘乙乙、马琳儿等个性鲜明、呼之欲出的群像，就是老师和家长，也都栩栩如生，触处生神。故事曲折、

望远镜能望多远

生动，语言机智，幽默，有足够的美感和智慧含量。对学生和家长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。

鲁科、鲁赛初得望远镜，便发现了许多问题，他们揭露牛奶商，制造“灭癌”药，证明仓库的失火原因，还历经千辛万苦救下一只受了伤的野天鹅……当然，他们也犯错误，他们拆闹钟，玩灭火器，错把别人当小偷，误以墨石作鲑石……暑假里，他们来到了云高天低、神秘莫测的深山区。他们探险锁蛟井，追寻外星人，捉窃贼，斗二舅，还发现了二战时期坠毁蝎子沟的一架美国飞机，解决了一桩历史悬案……

进入五年级，他们的眼界又有了开阔，总相信会出现更多的奇迹。他们要让旧电池重新生电，解决环保大问题，没想到却发现一个怪现象：热水比冷水冻得快！他们想帮助饭店节水，异想天开了全城的污水处理器。同学丁咚有了心理障碍，他们钻圈儿捣鬼去帮助，竟也产生了神奇的效果。山里的狗豹子进城了，它勇猛雄健，敢斗群狼，但在城里却处处碰壁；城里的狗托托聪明颖悟，善解人意，会跳绳、会吐泡泡糖，辉煌了一番后却悲惨地死去……环境与人、动物与孩子、心理、情感、尊严，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？望远镜能望得到吗？

到六年级的时候，鲁科、鲁赛和他们的小伙伴们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壮举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

目 录

一	一对“捣蛋虫”	1
二	“灭瘟四魔”	41
三	表扬的大，批评的小	84

一 一对“捣蛋虫”

/

你有望远镜吗？那种双筒的，两只眼睛一齐看的？

你会说，这谁没有！

可是我要再问，你有那种能自动跟踪目标的双筒望远镜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不用管它，它就自动地、准确无误地追着目标走的那种望远镜？

我敢说，你一定没有！

因为市面上现在还没人出售。

可是，鲁科、鲁赛有。

鲁科、鲁赛是一对双胞胎兄弟，正上小学四年级。他们的爸爸叫鲁大有，正读光学博士，鲁博士给俩儿子做了一个玩具，就是这么个望远镜。望远镜下边装一个小电脑，可以帮助“锁定”目标。假使你想看飞鸟，一般望远镜很容易“丢”，看着看着就找不到鸟了。而他们的望远镜，只要一按“锁定”钮，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，任鸟怎么飞也休想逃出它小小的视筒。你看神不神？鲁大有缺少点经济头脑，要不然，申请个专利一卖，我敢说，肯定赚大

钱。不过，现在的博士生也不都是书呆子，说不定这么个望远镜是鲁大有一项大发明中的“齿轮”或“螺丝钉”呢！

好东西并不都能带来好运气。我这话，绝不是因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，鲁科、鲁赛就这样，他们几乎在得到这架望远镜的同时，还得了一个并不好听的名字：

一对捣蛋虫！

调皮捣蛋，不干好事，已经够糟的了，还“虫”，让人嫌、讨人烦、又使人害怕的“虫”！够恶心的吧？

要说他俩这事，还真值得讲讲，免得大伙儿以后也“好事变坏事”，吃不了兜着走——

2

爸爸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鲁科、鲁赛已经睡着。鲁大有刚读博士，第一次回家，想儿子都想疯了，还能等到明天吗？他趴在儿子脸上一个一个地亲，谁知道鲁大有的胡子太作怪，根上的一端不扎脸，稍上的一端却把两个儿子刺醒了。“爸爸！”两个儿子一翻身爬起来，争先恐后地往鲁大有身上爬。“哎哎哎哎，”鲁大有被压得说不出话来，就把望远镜给“供”了出来。

两个家伙一得到这么个宝贝，算是无论如何睡不着了。先是望着窗外的夜空寻找运动的星星，后又隔着窗户追踪街上的汽车，凌晨两点的钟声响过了，还激动得像吃多了兴奋剂一样，叽叽喳喳地吵着今天的夜为什么这样长！当文化记

者的妈妈就火了，“浮躁”、“过热”、“神经质”，用专业术语把两个小家伙臭骂一顿，又连带着把鲁大有也数落了一阵，说他不该在晚上给他俩拿出来。鲁科、鲁赛一看爸爸也被株连背了黑锅，没办法，睡吧。使劲闭上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还没数到五，天可就亮了。

俩人一骨碌爬起来，脸顾不上洗，鞋顾不上系，鲁科拿着望远镜，鲁赛扛上三角架，就急急地爬上了高高的楼顶。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鲁赛习惯地一掏裤兜，禁不住直乐：他的天蓝色短裤前后穿反了。

俩人支好三角架，装上望远镜，满天空寻找可供“锁定”的目标：

鸟儿？

飞机？

都没有。

天上没有找地上。鲁赛一伸头，看见一辆红色小轿车正从楼下的马路上驶过，路上人少，车开得飞快。

“快快快，追车，追车！”鲁赛大喊。

鲁科也真能配合，立即就把镜头对准了小轿车。

“锁定，锁定！”鲁赛又喊。

小电脑的红灯儿一亮，“嘀”的一声，小轿车就被“锁定”了。

俩人忙把眼凑上视筒，05111，哎呀！小轿车屁股上的牌号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哈哈哈哈，好！”鲁赛是那种爱说爱叫唤的，嘴里喊

着，手就舞舞蹈蹈地推了鲁科一把。

鲁科被推个趔趄，看着鲁赛正想恼，“滴滴，滴滴……”小电脑忽然叫起来。俩人连忙又趴上去：

小轿车没有了。

路到尽头，车拐目标丢，原来是望远镜在报警！

“哈哈哈哈，好！”鲁赛大叫着，竖着大拇指在鲁科眼前晃。

“嘿嘿嘿嘿，老爸还真有两下子！”鲁科也笑了。

别人家的双胞胎总能在脸上找到点儿分辨的特征，鲁科、鲁赛不行，几乎一模一样，他们要是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你看，就是妈妈郑风爸爸鲁大有也常常弄错。不过，你若知道了他俩的秉性、脾气，我敢说，不出三分钟，你就会不分自明了。

鲁科、鲁赛像一对矛盾。鲁科沉静不爱说。弟兄俩在一起时还有话，一见了生人，立即“钳口”，用他爸爸的评价，就是“话短”。他自己却咕哝着说“沉默是金”。反正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他坚决不说。鲁赛爱叫爱动爱幻想，抢着说话，抢着开门，经常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，譬如“鸟在天上飞过，会不会留下印儿来？”在胆量上也很矛盾，鲁科白天胆儿稍小，晚上胆儿稍大，所以显得很乖。鲁赛正好反着，白天胆儿特大，晚上胆儿特小，一上厕所就得大声说话：“鲁科，你说臭气儿能不能开发……鲁科，你说人为什么不想闻臭气儿苍蝇光想闻臭气儿，是不是和翅膀有关系……”

俩人还有一处容易分辨的地方：

鲁赛笑时多“哈哈”，鲁科一笑就“嘿嘿”。

你听，现在叫唤的肯定是鲁赛：

“再找目标！再找目标！”

俩人忙又撅屁股弯腰拿着望远镜，更加专注地看。

早晨的城市轻笼在暖暖的薄雾中，似乎还没有全醒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青色的，各色各样的楼房还都在打哈欠、眨眼睛，路边的法国梧桐似乎也还欠一声起床的召唤。晨练的人们匆匆地跑，身后拖一个灰灰的影子。

鲁赛揉了揉眼。

鲁科也揉了揉眼。

两颗脑袋齐挤在望远镜前，鲁赛抢了个左边，鲁科得了个右边。这是他俩的契约决定。昨天晚上，爸爸把望远镜往他们手里一交，就把话说明了，如果俩人想同时看，那就一人占一个视筒，除非一方愿意放弃，另一方才能同时占有两个。这不是鲁大有有什么先见之明，双胞胎，一样大，说需要什么，都要什么，弄不好就会打架。他为什么不给两个小家伙做一个单筒望远镜呢，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金亮亮的太阳从黛青色的云朵里一跃而出，它用无数根细长的金针，对着城市的穴位轻轻一扎，城市就醒来了。车多起来，人多起来，嘈杂的声音大起来。

俩人把方向不停地移。

哎呀！怎么走进来一群奶牛？

噢，原来他们的目光射进了城郊的牛奶场。

奶牛场不大，四周围着长长的木栅栏。一帮子牛，白牛皮上长着黑云似的花，正悠闲地在草地上踱。大概它们已经下班，一副“鼓腹无所思”、“悠然见南山”的神情。

“这是城郊？”鲁赛咕哝着，“城郊会这么近。”他抬头离开视筒，眯了眼向城郊看去，牛奶场模糊一片。他忙又低头伏在视筒上，牛奶场又清晰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真好！”鲁赛兴奋地叹着。

一只奶牛慢慢地踱向场边的木棚子。棚子里，有两只大大的牛奶桶，一个男人正端着盆子往里边倒什么。因为他的身子挡着望远镜的视线，俩人不好看清。

那人倒完，又操起一根棍子，使劲地在里边搅和。

“鲁科，这个家伙在往奶里兑东西！”鲁赛灵感大发，忽然大叫。

“兑东西？兑什么东西？”鲁科自语着。

“什么东西？我看见好像冒烟了！”鲁赛又叫。

棚子下的男人围着奶桶搅。他转了半圈，忽然对着望远镜抬起头来。

“啊！”俩人几乎同时叫了一声：这家伙，竟是天天到他们院子里卖奶的那个男人。

“我们一定要揭露他！这个假冒伪劣！”鲁赛大声叫着。

“揭露他什么？咱又不知道他往里兑的什么东西？”鲁科看着他。

“哎呀！还用知道吗？往奶里兑东西，肯定不是奶。不

是奶冒充奶就是假的嘛！”鲁赛又叫。

“什么假东西？你总得说个清楚呀！”鲁科又说。

“不管什么假东西它都是假东西。假冒伪劣，第一个就是假。我们一定要揭露他！”鲁赛叫得更起劲。

“鲁科，鲁赛！你们还上学不上？饭都凉了！”妈妈的声音从天窗口钻上来。

“上学，上学！”鲁科应着，忙松三脚架的螺丝。

“不上！”鲁赛对着天窗大叫着故意气妈妈。

“不上你别下来！”妈妈的声音又高了。

“不上就要下嘛，上了才不下呢！”鲁赛和妈妈打着嘴仗。

3

爸爸经常不在家，一家人难得有个团圆的时候。妈妈特意请了假，就是早晨，也做了几个菜，凉拌西芹、油炸花生、醋溜笋瓜、西红柿炒鸡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还买了几只牛蛙，现在也张牙舞爪地趴在盘子里，发出清淡的香味。

“鲁科，鲁赛，一会儿你爸爸还要走……”妈妈搓了搓手，想和儿子说什么。

“真的吗？爸爸！真的你今天还走？”鲁赛截断妈妈的话。

“真的真的。爸爸是出差路过。爸爸想你们，回来看看。爸爸可不是大禹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”爸爸微笑着，摘下眼镜擦拭。

“嘿！当大人就比当小孩好。你想我们了就看回来，我

们想你了可没法办！写信写信，‘见信如面’。见信怎么如见面呢？净糊弄人。”鲁赛说着，就抱住了爸爸的脖子。

“就是爸爸，你不能多住一天！”鲁科也抱住爸爸的腰。

妈妈本来是想利用这机会让爸爸教导教导儿子，一看爷儿仨这样子，禁不住就红了眼圈儿。

“爸爸，你这望远镜能看多远？两千千米能看吗？”鲁赛又问。

“不能，乖儿子。”爸爸的神情也有点儿黯。

“你给做个远的呗，一下子能看两千千米的那种！我们和妈妈要是想您了，就上到楼顶，使劲往北看，虽然我们给您招手您看不见，可我们能看见您也行啊！”鲁赛又说。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

爸爸笑笑，有意冲淡气氛，说：“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我也备一架不就行了。你们看着我招手，我也可以看着你们招手啊！我们要是再接上个电话，不但能看见，还能说话呢！”爸爸说着，耸了耸肩。

“好啊爸爸，你就赶快研制呗！人家哈勃望远镜，一下子能望多少亿光年，咱这才几千千米，您只要想干，根本不在话下！”心理学家从孩子的年龄出发，对儿子与父亲关系的研究表明，五岁的儿子看父亲，“爸爸没有不对的。”十五的儿子看父亲，“爸爸也有不对的。”二十五的儿子看父亲，“爸爸没有对的。”三十五岁看父亲，“爸爸有时也对。”到了四十五岁，“爸爸大多是对的。”儿子长到五十五岁，“老爷子要是不死，可以做我的顾问。”鲁赛今年十一岁，正处于对

爸爸的崇拜阶段，更何况爸爸又是个博士呢！

“哈勃望远镜是天文望远镜，地上就不行，有障碍物。”爸爸解释说。

“哎呀！那就再加上个潜望镜嘛，或者做一个能穿透障碍物的望远镜也行！”鲁赛又叫。

“就是爸爸。快研制吧！妈妈，您也劝劝爸爸，叫爸爸快研制！”鲁科扭脸看着妈妈。

“快研制，要是你爸爸真研制个能穿透障碍物的望远镜，天天看见你们，我在外边跑新闻也不操那么多心了！”妈妈说，又拭了拭眼角。

郑风是晚报的文化记者，一天到晚在外边跑。“跑新闻”，她经常这样说，鲁科、鲁赛就对这个“跑”字特别敏感了。俩人琢磨了很久，发现只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就都能跑，像“跑生意”、“跑钱”、“跑官”、“跑路子”，包括“跑新闻”。看不见摸不着的就都不能跑，像科学、学习、精神、知识、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，还有斯蒂芬·霍金的“时间”，跑得来吗？所以，他们从心眼里看不上“跑”和“跑”得来的东西，而看重“不跑”和“跑”不来的东西。这也是他们所以崇拜爸爸而不崇拜妈妈的一个原因。

“妈妈，你不能少跑点儿吗？”鲁科看着妈妈说。

“什么少跑？叫我说，一步也不跑，好好搞点儿正经事呗！”鲁赛更激烈。

“大有，你看看，翻天了不是？不跑？不跑你们吃什么？喝西北风吗？你们有那个本事？别以为你爸爸上了个博

士就了不起了！博士也得吃饭，博士的儿子上学也得拿钱！您爸爸的博士才拿了几个钱？养得了你们吗？”妈妈火了，说话像放鞭炮，点儿密不说，药味儿还特浓。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

爸爸看妈妈生气了，就笑着说：“郑风，这说明你带得不错，很民主啊……快快，饭都凉了，还得上学呢。”

一家四口坐上餐桌。两个孩子发现惹恼了妈妈，一时无语，抓了馒头，埋头大嚼起来。

“牛奶——鲜牛奶，刚挤下的鲜牛奶！”楼下，卖奶的，就是那个被鲁赛认定往桶里兑了东西的男人来了。

鲁赛一愣，往馒头里夹了些菜，慌忙就往楼下跑。

“干什么去？吃饭！”妈妈的声音从后边追出来。

鲁赛不回答，“咚踏踏踏踏”，把楼梯踩出一串脆响。

“鲁科，他去干什么？”妈妈看着鲁科。

鲁科三下两下扒拉完碗里的粥，“我出去看看。”嘴里咕噜着，也往楼下跑去。

4

买奶的人很多，卖奶的打不过来，人们自觉排好了队。

鲁赛拿着馒头跑到楼下，一看见卖奶的，脸忽地就红了。

排队的都是他的邻居。他的同桌、戴眼镜的丁咚和同班女生刘乙乙也在队里。鲁赛刚要叫喊，没想到丁咚先叫了：

